

## 如果在法國想籌備一場婚禮的話...(下)：走進法國婚禮現場

謝芷霖

經過九個月的精心策畫，長途跋涉般的準備後，婚禮的腳步總算接近了。

法國婚宴裡對賓客來說，最需要事先確定的便是徹夜狂舞後的住宿地還有交通往返方式。我們的婚宴城堡在巴黎北邊的Chantilly(圖一)，而我們的賓客有住在附近Picardie地區的，有住在巴黎市區的，也有從台灣及韓國遠道而來的親友。

台灣親友團會提前到、延後走，因此得一併策畫之前的住宿及其後的旅行；住在巴黎的朋友，有希望留宿一晚的，就要催促他們訂附近的旅館，想直接住在城堡酒店房間的，也有優惠價得幫忙訂房，重點是這些人數都得確定後才能預訂婚禮隔天的早午餐；跳完舞就想直接回家睡覺的，得請有車的朋友順道載送沒車的朋友，還要考慮住的區域是否順路，甚至還要想清楚同車的人是否都能用同一語言溝通，然後請他們當天自行約好離席的時間，最後還得特別叮嚀那位要開車的司機別喝太多酒。

自己的家人，就得另外安排車子接送了，新人有酒店安排的禮車可坐，但是台灣的親友就得靠我們自己想辦法。於是我早早便催

促有駕照的新郎租輛七人座大車，才有辦法載著所有家人朋友婚宴後一起出門旅行。

我負責所有其他婚宴的細節規畫，心想，只交給準新郎這點小事負責，應該沒問題吧。事實證明，太放心的結果就是慘劇，事不躬親，真是天大的錯誤。這位仁兄在網上預訂了車，卻似乎沒確認；而租車行因為沒收到確認，自然也沒保留車，結果婚禮前一天，我在家為了接待家人親友到來，已經手忙腳亂，去租車行開車的準新郎和朋友竟然打電話來說「沒車」！這是什麼話！隔天一大早就得用來接送家人親友的，這下子可好，怎麼辦？只好下達指令，就算在租車行吵翻天，也要給我生出車子來！

那兩位先生周旋數小時的結果，七人座車量少，當然沒得租，吵半天也只勉強換租了一



圖一：Chantilly 城堡。

輛小轎車，加上自家車，幸好家裡的手排車臨時還找得到朋友負責開，兩輛分工，才解決了婚禮當天的車子問題。之後的旅行，就只好將家人分成兩車載，除了我們開自己的車外，幸好還有我爸爸能駕馭另輛車，否則豈不是連旅行都泡湯！

但是，婚禮前一晚，為了這天窗得臨時張羅許多替代辦法，這一大費周章，把我的美容覺也毀了。明明該十一點上床，卻拖到半夜兩點才總算安定眾人及一切爬上床，等著清晨五時半鬧鐘響！只能祈禱隔天不要黑眼圈加滿臉疲憊，畢竟法國的婚紗照可就只有這一天，沒得挑的。

清晨五點半，鬧鐘一響，利索跳起，趕緊將該帶的禮服、鞋子、首飾等等都備好，便趕往預約好的美容沙龍。七點正，特別為我們而提早開門的沙龍，化妝師已備妥包廂等著我。大概因為平時屬於按摩、除毛之類的包廂，化妝師幫我鋪好的根本就是一張超舒適的「躺床」，還有柔軟的棉被！生平第一次躺著化妝，感覺好奇妙，還可以邊化妝邊補眠，真是好消息。

化妝的同時，髮型設計師在隔壁為新郎做造型，一分一秒都浪費不得。新郎的頭髮如果婚禮當天才剪，會顯得僵硬不自然，因此設計師建議在婚禮前兩星期先剪，試做造型，到了婚禮當天，只要把髮型吹整好即可。新娘妝畫完，換我做頭髮，雖然說一個月前試做過，但原來的髮型設計師度假去了，是另一名設計

師照著之前講好的樣子做，不過，不同的人，做出來的手感自是不一樣。化妝師也沒閒著，幫忙新郎打點換裝，攝影師也來了，補捉了一些準備的畫面。

我依照化妝師的指示，穿著襯衫來，脫衣換裝時才不至於毀壞妝髮造型。新婚禮服又厚重又龐然，加上底下的托襯裙，沒有化妝師的幫忙，根本別想穿上去，更別提背後那細鎖的馬甲綁帶了。穿上豪麗的這一身，我也有自知之明，從現在開始到下午抵達城堡的房間前，不用想上廁所！絕無可能！因此之前該喝該上的都解決完，接著長達八、九小時只能禁水禁食。化妝師動作俐落地替我將首飾配件都戴好，最後叮嚀我晚間補妝的辦法(在法國可沒有新娘秘書這種選項，凡事要自立自強)。

在我慢慢做髮型、換裝時，新郎還肩負了一項重要任務：去附近的花店拿訂好的捧花！在法國結婚，依照習俗，新娘的全身裝扮，要有新的東西，加上一點舊的，還要有藍色的東西，而我決定以捧花來呈現。花束主色選的是婚禮主題的紫色系，也是我喜歡的顏色，搭配藍色、白色的小花，這樣才算符合了習俗中藍色的要求。新婚捧花拿了，這才將全身上下該有的新人裝備配齊。一分一秒都不能有差錯，事前花了多少時間規畫拜託，不在話下。

九點多，司機已開車到門口來接我們。這時拖著蓬裙禮服的我，艱難走下樓梯，樓下的

新郎這才第一次看見新娘禮服的樣貌。無論如何都要表現出驚豔的樣子囉。站到門口，才發現早晨竟然下了一場小雨，不過已經停了，氣象預報說整天天晴，這時也只能祈禱預報準確，否則整天活動基本上都在室外，要是下雨，我辛苦的策劃可就名符其實「泡湯」了。

奔赴市政府前，和攝影師約定了在巴黎市區拍幾張婚紗風景照，我們選擇了鬧中取靜的 Palais Royal 的中庭，既有古典迴廊，又有現代裝置藝術。早晨的花園內很是幽靜，除了在門口外咖啡廳稀落的遊客外，根本沒什麼人會經過探看，在這裡擺姿勢照相至少不會讓人太過緊張。比較麻煩的是要聽攝影師指點擺出似乎很自然的樣子，並非專業模特兒的我們，當然難免僵硬。不過，跟後來在台灣拍婚紗照相比，法國講究自然的風格，其實大大減免了各種折騰，算是輕鬆愉快的了。攝影師飛快地取景按快門，與市府約定的公證時間也快到了，只得匆匆上車趕赴市政府。

時間緊迫，即使司機飛車趕路，抵達市府廣場時還是比預定時間晚了點。與等待的來賓朋友這時才一一照面，當然得一一打招呼，一輪未完，市府人員已經來催大家入場，夏天的市政府可是婚姻製造工廠，平均每二十分鐘需公證一對新人，分分秒秒都得把握，前一場遲到便會影響到下一場，也因此平時什麼都慢的市府公務員，現在可都迅速準確又有效率呢。在法國結婚公證，市長或代理人便是主婚人，而法律規定，每位新人都要有兩

位證婚人，必須在結婚證書上簽名，因此就算要趕著進場，也要確認四位證婚人像左右護法般跟著走才行。通常證婚人也負責保管公證時需交換的戒指。另外，新娘可不能挽著手提包進場，整天必須用的補妝用品、家私等誰提呢？自然也成了證婚人的工作啦。假如不是閨中好友拜把交，誰又能擔任這樣重大的角色呢？

這次的婚禮，我們有指定參加者的服裝必須要符合主題：紫色，身上至少有一樣東西帶有紫色。對我來說，東方的顏色是富麗的紅，西方則像理性的藍，兩個來自東西方不同文化的人，因為婚姻生活在一起，就好像把紅藍混合在一起，調和後所衍生出的新色彩便是層次豐富的紫色。由於這樣的象徵意義，我才把婚禮主題訂為紫色，希望來賓皆能共襄盛舉。見到一個個熟識的親友，大家都相當配合，還會興奮地告訴我他們是怎麼花心思訂了紫色的帽子、挑了紫色的洋裝、特地買了紫色的包包和配花、又是找了幾家店才找到漂亮的紫色襯衫！看來這個主題遊戲，讓大家玩得不亦樂乎呢！看著場中來賓皆點綴著悅目的紫色，直接感受到他們對婚禮的重視與祝福。至於新娘則以紫色的捧花扣合主題，新郎當然也就以紫色領帶符合條件了。

進入公證會場，通常都是市政府最富麗的廳堂，我們結婚的第十二區市政府古典雅緻，假如不是因為婚禮，平常沒事還見不著廬山真面目呢。場中來賓皆坐定，每個人都成了攝

影師，相機不斷對著我們，讓我也不得不意識到，這果然是相當特殊的一天哪！不過，每個結婚場次時間有限，等大家就位，新人及證婚人都落坐在最前排，市政府的主婚人肩掛著斜披帶出現，根據上面寫的職稱，倒並非區市長本人，而是代理。

主婚人很盡責地開場，用玩笑舒緩氣氛，很快便進入正題，行禮如儀，把法律上該說的句子都說完之後，便讓新人交換戒指，然後第一排的新人、證婚人都簽完名，主婚人把象徵婚姻成立的「戶口名簿」(« Livret de famille »)交到我們手上，簡單的公證儀式便算完成。走下樓梯時才發現門口已站好兩排有備而來的親友(圖二)，我們一探頭出門，便當頭灑下



圖二：公證儀式結束後親友守候灑花與米粒。

許多花瓣和米粒。米粒據說為新人帶來好運，不過還真要想到特別準備才有的呢！花瓣更不是花園裡撿來即可的，看來私下用心配合準備的朋友還不少喔！接下來當然就是和眾親朋好友合照的時間，即使是平時不愛照相的人，這一天也都要搶著跟新郎新娘拍照，機會惟一，僅此一日，當然只能上鏡頭啦。

接下來是拍團體照的重頭戲時間，必須把所有參加下午活動及晚上婚宴的賓客都帶往 Chantilly 城堡。有車的親友都很熱心地幫忙載無車代步的朋友，等所有的車都差不多聚集在一起，領頭的禮車才發動一起出發。

這可是光明正大遊街的堂皇時刻！不但可以龜速前進，拼命朝外揮手彷彿名人，還可以大刺刺地猛按喇叭，昭告天下「辦喜事了」，然後故意到巴黎最熱鬧著名的幾條大道上繞兩圈，洋洋得意，彷彿得了奧運金牌，所有側目的路人只會微笑以對，投以祝福的目光，而坐在車中的新娘子我，就得像英國女皇般，努力優雅微笑，朝路人揮手致意，才算盡到新娘的責任啊！就這樣一路浩浩蕩蕩車陣，從巴黎蔓延至 Chantilly 城堡。

城堡前停車場規畫得宜，賓客很快便集合在城堡前方的翠綠草地上。陽光正好，不冷也不熱，我們的運氣真是好極了。這時，已經中午時分，預訂的台灣口味飯盒也送來了，在法國城堡前一邊吃台式便當野餐，一邊以城堡為背景拍團體婚紗照，攝影師也幫家庭、夫妻個別拍紀念照，這種經驗，大概不管對誰來說

都是第一次吧，而且說不定是一輩子僅此一回的難得體驗呢。

大家談笑上了癮，讓暖陽曬得昏昏欲睡，舒服極了，幾乎都懶得動了，只有穿著厚重蓬蓬新娘裙的我不能坐，也不能吃喝(還記得下午六點前都無法進洗手間的魔咒吧?)，卻還要負責讓整日的節目流程順暢不遲到，只能用很「堅定」的語氣請大家移動到城堡門口，接下來會有兩場安排好的城堡導覽，一場法文，一場請法文流利的朋友即席翻譯成中文。

沒想到人數又有變動，有人臨時想回家換衣服或晚上才要再來，結果一群人竟然沒有一個能好好幫我把最終人數算齊買票，不是無法雙語溝通，就是不認識所有人！而一直只會跟朋友瞎混聊天多話最礙事的就是新郎本人！完全一副事不關己，來參加婚禮的賓客樣，好像活動流程都與他無關似的，差點把新娘氣壞！典型法國人調調。沒辦法，只好新娘自己出動清點人數，拖著大禮服跑進售票處交涉。新郎不管事，還能怎樣，只好靠自己囉。

好不容易把兩組參觀人馬搞定，一組順利進場參觀，另一組在花園遊覽，叮嚀好他們接下來的運河遊船時間，真正的婚紗攝影時間才能正式展開。

攝影師帶著我們在城堡的大花園間取景，這時候就有些高難度動作出現了，抱啊跳啊什麼的，一般「想像中浪漫」的動作，不過有些姿勢實在擺起來顯得太過笨拙，攝影師也

就酌情調整，不太為難我們了，畢竟法國婚紗照以自然為主！也因此，連旁邊走過的騎馬警衛英姿，也可以變成照片背景之一。

除了正式攝影師之外，我們還有「友情支援」的婚禮紀錄導演。邀請的賓客中，有讀電影學院出身的朋友，她提議幫我們製作婚禮紀錄影片，當作送我們的結婚禮物。當別人拿著照相機拼命對焦時，她卻自自然然地拍下各式各樣有趣的片段。城堡婚紗照完成，兩組參觀團也結束了導覽，可以至運河搭船遊覽。

攝影師帶著許多來賓入鏡的底片，要趕回暗房沖洗出來，好在晚宴中能夠排放出來，讓來賓選購，算是順帶的收入。

即使沒有攝影師跟拍，卻依然有導演朋友隨行紀錄點滴，從早到晚，真是豪華的待遇哪！朋友跟拍的好處是從頭到尾都能表情自然，因為就像跟身邊的朋友聊天、分享快樂時刻般，一點刻意做作的感覺都沒有，很快便忘了攝影機的存在，而且導演朋友也都很有技巧地避開直對鏡頭，減少了騷擾突兀的感受。

導演朋友也登上同一艘遊運河的船，另外還有一艘，前後出行，還記得剪出來的成品影片中，大家都又笑又鬧，玩得不亦樂乎，連導演本人也是，讓人印象深刻，果然輕鬆玩樂間抓住的片段鏡頭，最令人難忘。說實在的，這還真是整天漫長婚禮中，最放鬆的時刻呢！

遊船時間結束，也差不多該前往城堡準備晚餐前的酒會了。有訂旅館的，訂城堡房間的，想就近回家換衣服的，中間都有一點點喘



圖三：新人搭車前往 Chantilly 城堡。

息的時間。重點是我終於可以休息喝水上洗手間啦！

確認所有賓客都有車搭，可以安全抵達酒會現場，我們搭上司機等候的舒適大車，前往城堡飯店(圖三)。飯店竟然派出一支傳統喇叭隊，身穿紅色制服，站成一排迎接新人和一同抵達的來賓！這陣仗也太驚人了吧！自然吸引來賓跟著喇叭隊與新人又拍了一堆紀念照(圖四)。

餐前酒會對愛講愛辯的法國人來說，至關重要，飯店安排在室外花園，有酒水有小點，賓客慢慢進場，敘舊的、談生意的、聊人生哲學、說孩子日常，無所不講，愈聊愈熱烈，在戶外的好處是再大聲也吵不了人。

我趕緊趁空拉著伴娘及好友躲進房間，第一件事便是請朋友幫我寬衣解帶！身上那件馬甲自己可脫不下來！脫了上身，下面那塊裙也才掙脫得掉，只見我把外裙和襯裙解開，兩件裙站在房間正中，我則是鑽出裙口，像條魚般迅即游向洗手間！一旁的朋友看得目瞪口呆，「你的裙子根本自己會站」！好不容易



圖四：飯店派出傳統喇叭隊迎接賓客。

得空休息幾分鐘，看看時間，酒會也該進行到下半段，得出席一下了，又得請朋友耐心幫我繫上馬甲綁帶，穿上厚重的裙子，才算重新整裝完畢。幸好現代的女人已經不再需要穿西式古典女裝，像復古女裝的新娘服讓我穿一天就夠受了，要是得像古早人那樣天天穿，真正會煩出病來！仔細補了妝，整理好頭花首飾，幫好友也換好晚宴服，我們就一起下樓參加酒會去了。愛說話的新郎其實一人獨撐全場也綽綽有餘，新娘出現的最重要功能便是招呼大家，與來賓問好、合照，也總算有餘裕與遠道而來的朋友們敘敘，在一般吃飯的喜宴上的確無法擁有這樣奢華的對談時間。為什麼法國人對餐前酒流連忘返難以自拔，原因在此。

邊談邊喝，天色已暗，飯店服務人員試著請賓客入室內就座，竟然還請不動！只好又是新人出來吆喝，請大家入晚宴席，否則來自亞洲的親友恐怕沒有法國人那麼耐餓呢！飯店也有預計的上菜時間哪！



圖五：以 Flamenco 舞的調子命名的桌次擺設。

喜宴桌我以 Flamenco 舞的調子命名(圖五)，配上我們自己製作的相片，來賓照名單坐定後，我們才在挑選過的音樂聲中入場。因為自己學了多年 Flamenco，我請了自己的舞蹈老師來表演，順便請她參加婚宴，舞蹈表演為喜宴增添了中場亮點。

因為愛唱歌的朋友不少，也特別安排了台法卡拉 OK 大對決，中文歌法語調各顯神通。新人當然也得男女對唱一下，新郎唱的可是中文歌，表示事前苦練過的。熱心的朋友自然不會錯過婚宴的大好機會，也安排了不同的遊戲，其中之一是新郎在前露出上半身，新娘在後只能露出雙手，兩人得同心協力才能完成指定的動作，簡直是一塌糊塗，前面坐了一排小孩，全看得聚精會神，笑得東倒西歪，這節目多受歡迎，由此可見，大概只有聽憑擺佈的兩名新人完全沒有喜悅感，我因為躲在布幕後，什麼也看不到，根本熱得一頭汗，從頭到尾是折磨。不過場子氣氛熱烈，笑聲不斷，老少皆娛，還得感謝朋友的安排呢！

在各個節目的中間，當然不能免俗地要去各桌敬酒，不要以為在法國來賓會比較客氣，走到第二桌，都是會品酒又愛喝的朋友，馬上遇見大挑戰，不在那裡乾個杯想必是走不了，於是只有豪氣干雲地把手中那杯紅酒俐落喝乾，才能繼續下一桌。幸好我們法國也不是白住的，兩人喝個一瓶還清醒的酒量仍有，不然怎能對付那麼多酒友糾纏。不過，接下來的幾桌學聰明，趕緊變話題，轉移注意力，杯僅沾唇，總之敬酒純粹意思意思而已。

餘興節目告一段落，切蛋糕時間了，層層的杯子山推出來，好壯觀，我們必須將香檳倒在最上面的杯子讓酒流下去(圖六)，這種只在電影畫面上見過的陣仗，換成是親手表演，一



圖六：將香檳倒入杯塔。

點也不令人興奮，只覺得神經緊繃，深怕香檳流不順暢，一個重心不穩，杯子應聲全倒，豈不悲慘。

所幸這種驚險情節純屬想像，事實上一切順利，倒沒五秒鐘，服務人員就接手，將杯子一個個分別盛滿才與蛋糕分端上席。這時也是傳統上舞會的開始，依照慣例由新娘與父親開舞。DJ 依我們的指示放華爾滋，從沒學過華爾滋的我，還很正經地跟爸爸練過幾次呢！儘管只是隨便轉兩圈，也得裝個游刃有餘的樣子啊！然後才是新郎新娘跳慢舞，請大家入場共舞。唉，跟完全不愛也不會跳舞的新郎能跳什麼呢？反正混個幾秒鐘，就請大家趕快進場，請 DJ 換快舞音樂，賓客才真正來勁啦。

我原本就不打算穿著新娘禮服整晚跳舞的，早就偷偷另有打算。在大家開始跳舞的同時，我又帶著伴娘朋友上樓去，終於可以脫下禮服自由了！我把帶來的特別訂購的肚皮舞衣服拿出來換上，進到舞池，請 DJ 換成我要的音樂，就把學兩年能跳出來的舞步套上，請大家跟我一塊共舞同樂！

沒人料到我還有這招，只見全場突然驚訝安靜下來，才發現新娘變成肚皮舞孃了！跳了一陣，大家也跟著開始打拍子，隨音樂起舞，說起來肚皮舞的音樂還是挺有感染力的。結果場子氣氛更熱烈，跳舞的人更多了。

跳完一曲，覺得餓，才想起整晚沒吃什麼東西，特別請服務生留的甜點應該還在吧，興

冲冲跑回主桌，想說這下子輕裝上陣，可以從容吃一頓了，沒想到桌上留的所有食物都被撤走，收得一乾二淨。服務生的工作效率也未免過高了吧？新人可是要等到很晚才有機會好好吃東西的啊，結果桌面清空，這樣是要吃什麼呢？

自己的婚禮，卻是幾乎什麼都沒嘗到，哀哉哀哉。也沒辦法，只剩配香檳的小甜點可填肚子了。可惜，還沒時間吃兩口，午夜後，已經開始有要趕回巴黎的賓客來告別了，那表示我們也得準備送一部分客人了。趕緊振作起來，放棄到口的小點，把我們「家庭手工」精心製作的喜糖小禮盒(圖七)拿出來，鄭重交給離席的第一波客人。也記得提醒要搭順風車回家的朋友，跟好自己該坐的車該認的司機，順便確認一下司機本人沒有喝太多，清醒程度能將所有人安全送回家。

在法國，要道個再見，通常又可以繼續聊上十幾分鐘，親臉頰道別加上每人又聊幾句，又是十幾分鐘。總之送走第一波客人，舞會都已經到了下半場了，這時才想起我丟棄一邊



圖七：精心自製的喜糖小禮盒。

的香檳和小點，回頭想找，當然已經什麼都不存在了，天啊，法國服務生為什麼在不需要太有效率的地方，偏要展現出過人的效率呢？

但是哀嘆也不會讓我們找回全數錯過的餐點。我常想，以後的喜宴應該建議飯店，專門留兩份全餐給新人，讓他們在大家都酒酣舞熱迷濛之際，終於能好好坐下來吃喝一頓，否則我想大部分的新人都是空肚子度過新婚之夜的吧？

如果是獨立城堡，舞會可以徹夜，延續到清晨也不是問題。但我們租借的場地畢竟是四星級的飯店，服務生需要休息，飯店房客也需要安寧，因此我們知道在半夜三點宴席及舞會便會雙雙結束。

其實大部分來賓跳到三點也已精疲力盡，差不多該休息了。這時才離開的客人，大概都是直接住城堡房間或是在附近訂了旅館，送客時得叮嚀他們別忘了隔天的早午餐聚會。

隔天，比較早起、住城堡酒店的朋友，早午餐前已經去享受了飯店的游泳池及 SPA 設施；從外面旅館走進城堡的，則在花園、網球場間散步，好好欣賞城堡的美景。

婚禮隔日的早午餐聚會，不會有那麼多賓客，但大部分是熟悉的親友，採用自助餐式自由取用，稍微遲到早退也沒有關係，在場內可

以自由換桌走動，很適合與親友溝通交流，也方便一群一群的朋友聚集分享笑談與經驗，大家把前一日發生的趣事及印象深刻的片段拿出來重述交換，不同的記憶，不一樣的角度，合起來仍是精彩絕倫的一天，大家似乎都玩得盡興愉快。身為東道主，此時也終於能鬆口氣，迎接圓滿的落幕。

婚禮結束，我們還得帶著台灣親友團旅行去。蜜月旅行，那又是後話了，而且還是相當曲折的另篇故事。

那年夏天，真的是非常忙碌。不過，跟那種持續四天到一星期的大型婚禮比起來，我們的婚禮只不過是正常小而美的風景罷了。因為把策劃婚禮當成籌備同樂晚會，即使過程繁瑣，許多枝微末節該注意，坑坑角角待打點，還是抱持著愉快玩耍的心態，耐心一一對應走過。一路保持歡悅的心情，既嘗新也試驗自己的能力。終於順利落幕，內心感到相當滿足，也很高興能與親近的家人朋友，共享難忘的時光。珍貴的回憶常常都經過眾人的聚焦努力，方能創造保留下來。十年後的今天回顧，依然是心頭最圓潤的一顆明珠。

（本文作者為巴黎第八大學文學博士，現旅居巴黎）